

# 大家評論

第四期 旬刊

1933, 7 20 日出版

## 領袖論

### 一、黨的領袖問題

在任何時代，任何革命集團鬥爭的過程中，都需要有強有力的領袖。尤其當新時代將到臨的前夕的暴風雨中，推動歷史車輪轉變的革命集團中，領袖作用更顯着異常的重要。如果社會制度阻碍了社會生產力與社會大眾的生存，將必然的爆發起變革社會制度的革命運動。事實的展開是適應了客觀環境與時代的需要，革命的領袖同時也就是時代的領袖，也惟有推進時代轉變的領袖，纔能成爲偉大忠誠的革命領袖。

廣大民衆的集合，固可產生強大的力量，但根據羣衆心理學的研究，這其間表現着若干的平庸性；由於易受暗示，互相模仿的盲從性；富於感情衝突，缺乏理智判斷；理想高超，不切實際。補救這種缺陷，所賴於組織力與領袖作用的是同樣的重要。

爲了積極的出謀劃策，團結內部，齊一心力；消極的調節狂熱，防止不當行動；爲貫徹始終有效的鬥爭計，不能不有一部分或一個具有專長者，爲共同的領導者。

「團結即勢力」，而維繫這勢力的存在與發展；「鋼的組織」，與「鐵的紀律」，是必須具備的條件。但如「羣龍無首」，「一國三公」，則組織勢必散漫，紀律也勢必鬆弛。所以在事實上領袖作用，是必然的成爲了集團勢力的存在與發展的總繫者和推動者。



屏羣

### 4 本期要目

領袖論

教育之將來

「內戰」究作何解？

進言於「鄉村建設協進會」

蘇俄的和平政策

社會進化小史（續）

回鄉雜記

橋頭

這裏所謂領袖，絕不是如具有濃厚封建意識的人心目中所想像的神明主宰的真龍天子，一旦真人出現，一切便可得救，這是奴性的想念，並已然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了。也不是如一般基於舊政治形態，所理想中的政治舞台上的首領，如何的善於統治，操縱，利用，甚至於欺騙，過去許多了不得的偉大人物，置之於當前的時代浪濤裏，都已不足論了。如「政治中之人性」(Graham Wallas 著，鍾建閔譯，商務印書館出版)，和「首領論」(Cowan 著，鍾建閔譯，泰東書局出版)兩書中所論述的，嚴格的說，祇是一種政客化的活躍的方術。如「政治中之人性」中有：「選舉策略中，頗有種種方術，故爲播弄，以激動個人之立刻感情者。爲候補人者須常常現身說法，須常以獎品餌人。於他人演詞之終，須略致數語，蓋是時極鮮機緣，以細其說之優劣，出奇制勝，端在能激起當時諸人本能之愛情也。其人影片須按期分送，惟其形態不能略露諂媚之容，須具有巍然獨異之概。其最善者，則莫如以其燕居之形容，供他人之摩玩，嗚嗚園林之中，口含雪茄，手執報紙，優遊自在，雍容不迫，則益令人望而生愛矣」。「相傳向來主持政治者，有一格言謂：『爲候選人者，不應與其選舉人同居』。因爲候選人者，應令人視之爲可即，然所謂可即者，祇須限於其本事，而飲食起居，則當令人望之爲海上神仙，虛無飄渺，年採一大厦而下居之，而不必時時與人晉接」。就此一二點，可見該書中所論述的，也可謂爲政客秘訣。

「首領論」中所論述的，乃以歐美各國的政治現狀中的行政首領爲對象，而研究其治術。如其所論的行政才能，行政者的個性，如何增大其權力，需要如何的驅

## 時事述評

### 「內戰」究作何解？

一丁

因爲察哈爾問題，又引起了一部分輿論界「反對內戰」的呼聲。察哈爾問題究竟要一貫的採用所謂「和平解決」的路線，抑或要爲事實所逼，不得不用武力討伐，姑且不問，而「內戰」兩字究應作如何解釋，却非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可。把「內戰」的解釋弄清楚，自然而然便決定了民衆們對察哈爾應取的態度。

第一個要認識的便是中國政治的現狀，依然是封建軍閥們割地分疆，割據稱雄。而且只要是握得地盤的，便會有帝國主義的背景，在這種現狀下，爭城奪地之戰，是不能避免的，二十二年來的內戰史便是例證。所以空口喊什麼「廢戰」，「反對內戰」絕對沒用。

第二個要認識的便是察哈爾的現狀。察哈爾是在馮玉祥樹起所謂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後成了獨立狀態的。不僅勸款收槍，撤換中央所委的行政長官，交通人員。而且在下面聘署着赤匪，在上面勾結着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洲國。李際春打通電擁護他，劉桂堂，崔興五，接受他的指揮

幹，對人仍操縱，利用，爭雄，懲罰……等，充其量，也祇是一個固有的政治制度下的善於運用的行政長官而已。

### 二、

領袖的產生，也絕不是一羣人想給某人黃袍加身，於是某人為帝王，某等於是被封的公，侯，伯，子，男等官爵，這種方式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所反映的帝王專制的政治形態，其中還有「君權神授」的神權觀念支配着農民大眾，以現代的眼光觀察，這當然稱不上什麼領袖。

既未在產生領袖的適當場合，又未曾具備領袖應有的條件，無論個人的領袖慾是如何的強烈，結果也勢必是終成幻滅。

領袖是時代的產物，是革命的產物，有着自然性，和必然性。在歷史上每一不同的階段的轉換中，和革命的過程中，都曾自然而然的產生了領袖。

歷史時刻是在對立，矛盾的變動着。往昔的人與神鬥，人與獸鬥，人與自然鬥，人與人鬥。經濟演變的由原始漁獵時代，牧畜時代，農業時代，到商業，工業以至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時刻是在對立的鬥爭中，人類求生存及社會生產力的與社會制度的矛盾，衝突。也就在這時代的轉換中，革命的變革中，領袖使自然而然的產生了。

「時事造英雄」，這是不必加減的純真的事實，而「英雄造時事」，却必須順應時代演變的必然性上，或革命變革的必然性上，而推動時事，推進革命。由一舊時代轉換到一新時代，能夠適當的順應這時代轉換的發展的推進者，便成爲了時代的領袖。美國的華盛頓，法國的拿破崙，是時代的英雄——領袖。如果沒有華，拿

，僑軍先讓康保，繼退出多倫，就是明證。日本帝國主義要扶植着他譏諷輿論，欺騙民衆，造成第二張宗昌，褚玉璞，而他也好假抗日之名，因擾亂華北，至割據華北。變相的把華北奉獻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

根據這兩點，所謂內戰是以帝國主義作背景，爭奪地，彼此合併，互爭雄長的，才是所謂內戰，而且，這種可恥可恨的現象，在軍閥割據之下會愈演愈烈，四川二劉之戰，貴州毛王之戰，新疆劉盛與馬（仲英）之戰，都是地地道道的內戰。豫鄂皖贛的剿赤，絕對不是內戰，是中央政府應作的安內工作，同樣的，吳然以武力來討伐馮玉祥，而解決察哈爾的獨立狀態，也絕對不是內戰，而是中央政府的義務與責任。

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應無過於統一與建設，而統一又是建設之前提，這大概沒有人能否認吧？要統一便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打破割據，整飭紀綱，這樣國家才能成爲有組織的，力量才能集中，國力才能發動。天津益世報社評的以「不解決爲解決」的主張，要人們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和平解決」，不知道他們還知不知道國家應該統一？紀綱應該整飭？馮玉祥要價

二人，美國的獨立，法國的大革命，也勢必要爆發。同時，類似華，拿二人的領袖，也必然的要產生。歷史上的人物，或時代的領袖，都是這樣產生的。

當人類生存及社會生產力與社會制度發生衝突，以突變的形式所爆發的革命運動，在其萌芽，醞釀，發動，拚鬥的過程中，在集團的力量，和集團的領袖的領導下，以推進這一運動，為大衆生存拚鬥的革命集團的領袖，同時也就是大衆的領袖。其產生是在革命的運動中由萌芽以至完成的艱苦過程中，經過千辛萬苦，和無數的波折而產生的。當其始其主觀的意識中，未必想作領袖，而在順應變動的客觀的事實發展，與主觀的拚死苦鬥中，自然而然的造成了領袖地位。本着一貫的主張，為負責的，勇毅的，腳踏實地的推進，為個人是無所求償，為社會是力促其成。惟有於這樣艱苦卓絕的為大衆生存，以身成仁，捨身取義勇毅的過程中——這纔是革命的領袖造成的過程。

偉大的領袖，是時代的領袖，是必然而產生的；同時，也是革命的領袖，是自然而造成的。這是我們應有的基本認識。

#### 四，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黨的創始者，是現階段的中國革命運動中惟一崇高偉大的領袖——是時代的領袖，革命的領袖。

開始於一八四〇年的國際帝國主義者為謀得商品銷場，原料採取地，投資處所，及利用廉價的勞工，乃向遠東的產業落後的中國，實行以經濟為主幹的，及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軍事上的侵略。同時滿清專制政府的腐敗昏庸，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及帝王專制的政治形態，絕敵不住國際帝國主義如海濤澎湃捲來的經濟侵略，與

，政府還債，信使往還，兩電交馳，這種現象是不是更可恥更可怕？察哈爾問題長此延擱下去，察哈爾民衆如何忍受？察哈爾前途將如何變化，為叛道與賊賊作詭辯者請有以語我！

所以要反對內戰，便要先反對軍閥割據；用武力救平割據軍閥，才是真正消滅內戰的工作，這種武力的行使，也被反對，那便不是有意的為割據軍閥辯護，也是糊塗錯誤，民衆們要一致給以正義的裁判！

書至此，看見了馮玉祥破壞辛莊子鐵橋的新聞，不禁投筆三嘆，呼鳴！「和平解決——反對內戰」!!!

### 進言於「鄉村建設協進會」

屏羣

中國農村經濟普遍的破產，喚起了舉國對於救濟農村一致的注意，於是鄉村建設運動，農村復興運動，也隨之響徹雲霄。

最近全國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學術團體和社會事業機關，發起組織鄉村建設協進會，而為鄉運的大聯合。並於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集會三日。報告工作，交換經驗，討論問題。

銳利的洋槍大砲，由內憂外患於是造成了整個民族垂亡的危局。

在對立，矛盾，變動中展開了倒清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山先生手創的國民黨的前身的同盟會，便順應這一革命運動的萌芽，醞釀，發展，而為有力的領導。四十年間，經過了不可以量計的奔波，苦鬥，並順應了社會的演變，時事的趨勢，客觀的需要，創發了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列舉的對內對外政策。本其手創的主義，政綱，政策，方略等，領導中國國民黨以推動中國革命運動。以促成中國民族由「次殖民地」的地位，達於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的新國家。中山先生是將中國民族由舊的——廣大的民衆生存發生障礙迫害的時代，轉向新的——廣大的民衆得到普遍的，同等的生存機會的時代。中山先生不僅是時代的，革命的領袖，同時，也是創業的領袖。中國的革命運動中，時代的轉變中，中山先生在世時，有其實際的領導，中山先生逝世後，有其主義，政綱，政策，方略等，為實際領導者的標的。也惟有遵循中山先生遺教的，才能成為繼承遺志的實際領導者。

## 五，

一個革命的政黨，時刻不能沒有領導的重心；也就是在實際鬥爭中，時刻不能缺乏有力的領袖。就因為這一事實的需要，中國國民黨當前的領袖問題，已在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並在為一般人所研討着。

當前的各國的革命黨，及政黨，都各有其領導的中心力量——惟一的領袖。整個民族的垂亡，及黨已「支離破碎」的現狀下，黨所肩負的責任愈大，而黨的本身有待於整飭也愈急切。在若干的問題中，領袖問題也便是重要問題之一。

題，研究方法技術等，誠為鄉村運動的空前盛舉。當然很值得我們重視。

參加這個集會的主要份子的鄉平鄉村建設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和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晏陽初先生等的主張，是我們早經領教過了。梁先生的樹立東方農村文化，與西方工業文化相對立，與倡導知識分子回鄉運動的主張。及平教會的文字，藝術，生產，公民四大教育為中心的鄉村運動。固也曾有過一點一滴的成就，但在那狹窄的活動領域裏，是完全有賴於優越的經濟力，和專門人材。就是這點滴的成就，也不能廣大的推行於各地，客觀的事實上的限制，是更有待於進一步的努力。

這所謂進一步的努力，是對於社會現狀及其今後之必然的動向的認識。換句話說，便是對於社會現狀的態度及最後目的確定。如果對於現狀沒有正確的認識，而為苟且的容忍，在現狀允許之下，謀點滴的改善，那所成就的勢必如在沙灘上的建築，根基絕不穩固。即如「除文盲」這片面的工作而論，充其量也不過如李石曾先生所說的，「偏重了教育，往往可以叫短衣的農民都化為長衫的農民」。將更加深了農村的破產。再以「生產教育」而論，

「就黨治而言，國民黨在法章上並無領袖或黨魁的規定，我們可以說是沒有領袖，有之，則中央執監委員，均領袖也。在事實上雖已有領袖之形成，然頗有一國三公，令人無所適從之概。領袖之名位不定，故常有爭權之亂，黨之四分五裂，領袖之爭，實爲其主因也。……黨有二個以上之領袖，黨必分裂，古今中外同之。……」（鄭亦同「黨的領袖問題」，載「政治評論」）。

「總理爲黨的創始者，領袖則爲黨的實際領導者。總理在，創始者是他。今總理已逝，黨的實際領導，仍需一個能繼承的領袖。總理二字，已成歷史上的名詞。……」（同上）。

「黨章保留之目的爲紀念總理。紀念總理是歷史的意義。……」（同上）。

中山先生是創業的領袖，他的未竟的遺志，還需要繼承者去完成。所以現在在黨內需要有一個一致的强有力的惟一幹部，同時，在幹部內更需要惟一的首腦的領袖，以使指揮權統一。

當前黨內的委員制，也發現缺陷了。

陳立夫先生曾說：「……到了今天委員制的弱點，多顯露出來了，有過失則互相推諉，有責任則互相卸責，有利益則屬之自己，爲選舉則對下買好，有機密則爭先洩露。……所以今後我們應努力的方向，亦就在建立重心，提倡道德，增加動力，整飭紀律四點來努力」。

誠如張厲生先生所說：「……故曰：挽救中國危亡，舍本黨莫屬，而挽救危亡，又非樹立中心思想與中心勢力不能勝任」。這所謂中心思想，當然是中山先生的主義，政綱，政策等。所謂中心勢力，便是整個黨的力量。中山先生的主義，

即先不必論生產之不能如預期的增加，或有增加，也不過豐富了封建軍閥，貪官污吏，及國際帝國主義者榨取掠奪的資源。所以對於現狀的改變，是鄉村建設的先決問題。

對於現狀不滿，而急謀改變的進程中，勢必與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發生密切的聯繫。並進一步以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爲鄉村建設的最後目的。

社會時刻是在變動着的，由農業經濟到工商業經濟，是自然的發展。文化是總的意識形態，經濟基礎變動了，意識形態也必然的隨之變動。以農業經濟爲基礎的封建文化，以工商業爲基礎的資本主義文化，時代演變中都在被淘汰之列。「樹立東方農村文化，以與西洋工業文化相對立」，終歸是幻想而已。

在農村經濟急遽的破產中，走向鄉村謀生活，已日趨困難，知識份子的生活思想雖不斷的在動搖中，但自動的走向鄉村——所謂到「民間去」以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空喊是已大有其人，走向實踐的，則僅是少數得有優良待遇的所謂專門人材的試驗或研究工作。自動以犧牲的精神而到鄉村去的，在諸多困難中，是不多見的事。

是天經地義，做爲黨內的中心思想，自是毫無疑義，普遍於國人，也是十二分可能的事。而自中山先生逝世後，黨內無惟一的領袖，於是派別紛歧，四分五裂，黨的「支離破碎」，這是重要原因之一。過去是先有中山先生而後有黨，而後由這黨黨的偉大的領袖，訓練一致有力的幹部。但在現時，則必須由中山先生一手訓練的幹部，再擁護出惟一的領袖來。以滅除委員制的流弊，以集中黨的指揮力，產生了惟

一有力的領袖，才能避免人人爲領袖的狂熱。

「擁護出惟一的領袖來」，雖已爲黨內所高喊的論調，但這絕不是一部份人，想替某人黃袍加身，即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時代的轉變中，革命的鬥爭中，黨的幹部領導鬥爭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的產生的。那必須是中山先生遺教忠誠的繼承者，爲革命，爲民族，爲黨有力的鬥爭者。現在，這惟一的領袖，已由隱而顯的在革命的途程上苦鬥着。

我們要把握住時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擁護出我們民族鬥爭革命戰線上的惟一領袖。

## 教育之將來

焦步青

現在有一派「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救國論者，以爲非自然科學不足以救亡，所以他們要提倡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可以救國是不錯的，但自然科學未必能夠救國，正如說統一中國必須武力，但武力未必就能夠統一中國，這是要看其運用的如何而後定。

據他們看來，以爲富國必先富民，當今之世，富民之道，惟在振興實業，談到振興實業，就不得不借用自然科學了。實業振興，則國富民富，然後可以拿出錢來

鄒平的集會，是值得重視，並有其歷史價值的。但我們希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鄉建工作能與中國革命運動發生聯繫，打破舊環境，創造適合於鄉建工作發展的新環境。要於鄉建工作的進程中，推動革命運動並與革命運動走向同一的歸宿。

## 蘇俄的和年政策

寧 慧

和平政策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蘇俄，爲鞏固世界革命的根據地，爲繼續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在估計世界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對比，即羽翼未豐難操必勝權之先，對帝國主義的挑戰行爲，和國際間的一切糾紛，所採引的一種權宜之計的外交政策。同時，我們知道：蘇俄既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自以領導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早日促成世界革命的實現，爲其號召的標幟，當然不像帝國主義者，終日鈞心鬥角，只知以攫取殖民地和平政策，決不像中國過去對抗日戰爭和割封運動所採取的錯誤的路線——不抵抗主義與妥協政策，而是根據于目前的革命的形勢，含有暗中積極準備國防的意義。我國但知一味的高唱和平，而不急圖根

練兵，製造鎗械。直接些說，今後的戰爭，更必須依賴科學，將來的戰爭，就是科學的比賽。他們以為如此中國就可以有理想的前途。然而事情沒有這樣簡單，尤其是一國之大，不是辦一件事，需要一種人材，就可垂手而治的。所以這個問題還有考慮之必要。

提倡自然科學教育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若取消文法科，專辦農工醫科，這種「實用主義」的復活，則未免太狹窄了。但是，教育事業，談何容易，實行起來又如何困難，究竟這種政策能否實行，實行起來，又實行到如何限度，是用政治強力實行，或是順應事實推進？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暫可不提。現在只問到底政府採用了，着手實行了沒有？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作者對於全國教育沒有詳細的調查，但就個人所知，去年國立北京大學招考新生，錄取的標準，很值得我們注意，在往年投考該校文法科的學生較多，錄取的也較多，今年投考的，依然是文法科的學生較多，而錄取的結果，則較理科為少，今列一表，以明其關係：

| 總計   | 法科  | 理科  | 文科  | 人數      |
|------|-----|-----|-----|---------|
| 1800 | 500 | 500 | 800 | 投考人數    |
| 237  | 33  | 109 | 95  | 錄取人數    |
| 100% | 14% | 46% | 40% | 總錄取百分數  |
| 13%  | 7%  | 22% | 21% | 科別錄取百分數 |

本救亡之道，恐亡國之禍就在目前，殊令人感慨無已！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東路的虎視鷹瞵，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了，近更變本加厲，公然喊使僑國向蘇俄交涉，企圖侵佔中東路作為將來進攻蘇俄的先聲，這本是很顯明的。但蘇俄為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竟置中國政府的反對于不顧，居然提出售賣中東路的辦法，並在東京開始了舊路的談判。祇因雙方沒有誠意，所提條件相差太遠，（如日本出價只五千萬，而蘇俄索價達二十萬萬。）以致舊路談判推延至今，還是沒有一點眉目。近因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運用其靈敏的外交手腕，乘世界經濟會議破裂聲中，帝國主義的衝突，更加尖銳化的機會，趕緊與波羅的海及中歐近東各國，如波斯，阿富汗，土耳其，波蘭，羅馬尼亞，拉特維亞，及愛沙尼亞諸國，已在倫敦正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樣一來，蘇俄的邊防安全保障已完成大半，既無西顧之憂，就可集中力量以對付日本了。據報載：蘇俄因西歐外交勝利的結果，對東京售路談判，態度忽轉強硬，使談判頓成僵局，殆此之故歟？

此種互不侵犯條約的訂立，已詳載一

我們看了此表，就知道該校錄取新生的標準，顯然是偏重理科，理科新生占錄取總數百分之四十六，幾至一半，若以與投考人數相比理科更占便宜，理科新生占投考該科人數百分之二十二，就是每百人中取二十二，文科占百分之十二，法科僅占百分之七，就是在投考文科者，每百人中取十二人，法科百人中僅取七人，理科錄取新生的寬大，超過法科三倍有餘，超過文科亦近兩倍。

這種錄取的標準，不知道是該校的特殊情形？還是實行了中央的新教育政策？

據北平晨報說，「該校鑒於教育部最近迭次會議，提倡理科，故本屆對於理科學院學生酌量增加。」北大的情形如此，師大平大停止招生了（農工醫學院除外），其他全國各校如何，沒有得到參考的材料，不便武斷，暫且放過。

在其他學術機關，也有同樣的情形，如北平研究院是專提倡理科的，所以只有理科的學生在那裡研究，所設的各種論文獎金，又完全是關於理科方面的，還有中華教育基金會事會，所設的獎學金，也只是理科的。

中國當前的注重自然科學已是一致的趨勢了。這立意的本身是對的，誰也不能提出異議來。因為現代的國家應該提倡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將來在中國一定會發達，發達到顛倒其他一切學術，這是必然的一個過程。然而，爲什麼說是將來，而不說是現在呢？難道說自然科學在今日的中國，絕對不能夠發達嗎？不是，這話不是這樣說，但在社會科學隆盛的今日，絕對不能因發展自然科學而就可以取消社會科學，因為中國現時已來到一個社會科學的時期，這也是文化史上必然的過程，牠的勢力之大，絕不是一二人之反對，所能取消的，誠然，今日中國思想之混亂，而是社會科學的作祟，但是大勢所趨，也是無法取消的。自然科學在今日之中國

侵略國」之明確的定義，實開國際條約空前未有的先例，亦係蘇俄外交上最重要的勝利，自非帝國主義的虛偽和平一紙空文的條約可比，更和國際帝國主義一方擴張軍備，一面高唱裁軍者不同。中國此舉，爲保障遠東大局的安全，爲抵抗共同的敵人——日本起見，急應根據中俄復交的

精神，繼續的與蘇俄進行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以實現兩大民族真實的提攜，最近李氏並與美國談判復交問題，英俄商戰已經交涉終止，義俄，日俄均有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聲浪。由此看來，依大勢所趨，中俄親善，互訂不侵公約，實爲中國目前外交上應有的措置，深願政府急起注意，速定善策。

## 語 林

自殺！暗殺！屠殺！ 觀客

現在是黑旋風時代，殺神主宰着世界！東西中外，沒有一種報紙上，每天不印若干「殺」字在上面的；這，就証明着殺神統治力量的普遍與偉大。

如果把各種各樣，殺的新聞，殺的事件，加以歸納與分析，那麼「殺」的方式，（不是「殺」的藝術）就可分爲這三種

或可發達，但非一日所能發達至極盛時期的，因為牠的發展是比較困難的，所以牠的隆盛終是落後，這並不是說中國不需要自然科學，而是說牠在自然環境中走得慢些。但自清末以來，早就有不少的愛國志士在那裏提倡自然科學，主張振興實業。然而，爲什麼到了今天實業還未振興，自然科學還未發展呢？這除了說是新文化運動上一種必然的過程，不知道還有什麼理由可說？正如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以來，已經紊亂二十多年了，除了說是革命上一種必然過程，沒有別種理由，難道說今日之亂，就應該把罪責歸到革命上去嗎？怨當日不該革命嗎？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康有爲是主張君主立憲的，而不贊成民主共和，他說：除了擁戴君主，共和以後，一定是武人專權的，這話不是在他早就說過嗎？果然共和以後，應在他的話上！難道說因爲武人專權，內亂不已，我們就怨當日不擁戴君主嗎？所以內亂是不怕的，武力專權是不怕的，只看革命的進程如何而已。同理，自然科學在今日不發達沒有多大關係，將來政治上軌道，自然科學一定會發達的，可是政治上不軌道，不但自然科學不易發展，一切都沒有辦法。

而且中國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學術思想走上了三個階段：第一是文學哲學時期，第二是社會科學時期，第三是自然科學時期。第一個時期似已成過去，現在已走入第二個時期，試看今日之出版界，以社會科學居多，就是明證。社會科學的對象是社會問題，將來社會一切問題解決，自然科學自然就會發達起來。

這三個階段，是自然的趨勢，是有歷史的事實可以說明。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問題同時解決，他的民生主義章中，自然要提到科學昌明。而其民生主義的教育，不僅是提倡自然科學。因爲民生同

：自殺，暗殺，屠殺。

自殺的風氣，因爲殺神值年，這幾年格外囂張，不僅站在時代尖端的都市裡盛行，甚至還擴大到鄉村僻野，不僅有因經濟壓迫，失戀，失業，的自殺，甚至有着因考試不及格的自殺。不僅青年因爲「血氣方剛」好自殺，而「血氣久衰」的老年人自殺也時有所聞，所以自殺的流行，是不待拿出實証而都承認的事。現在要該追究的是：「螻蟻尚且貪生」，而人爲什麼會自殺？而只要「打開天窗說亮話」，則這個問題又不怎樣難解，「觀客」以爲現在既是殺神作着世界的主宰，則人與人的關係，只有一殺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自殺的人是因爲他或她，既殺不了自己的仇敵冤家，也不忍殘殺非仇敵甚至同病相憐者以自殺，等着仇敵白刃相加殺自己個鮮血淋漓，自然更非所願！結局，因爲「我是我自己的」，求生命的擴大既不能，求生命的毀滅却有術，遂以「自殺」了之。因此，對於自殺的人，「觀客」既不罵他「自作孽，不可活」，也不加以「懦弱的可憐蟲」的名詞。同時，也不盼望生命被剝奪被蹂躪的人自殺，而要他們掉轉頭來，拿自殺的白刃，認準了仇敵，能把仇敵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結果他的狗命

題的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各種社會科學的教育，也是不可泯沒的。

滿清末年，革命運動已醞釀成熟，所以纔有辛亥年的革命勝利，但是這種勝利不是偶然的，而是鼓吹與實踐，漸漸成功的，所以革命與新文化運動是有着相當的聯繫。新文化運動究起于何時？據胡適之先生說是「起于戊戌維新運動」，他說：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起于戊戌維新運動，戊戌運動的意義是要推翻舊有的政制而採用新的政制，後來梁啟超先生辦新民叢報，自稱『中國之新民』，著了許多篇『新民說』，指出中國舊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許多『美德』，如公德，國家思想，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合羣，毅力，尚武等等；他甚至於指出中國人缺乏私德！這樣推崇西方文明而指斥中國固有的文明，確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新紀元，同時吳趸人，劉鐵雲，李伯元等人的『譏責小說』，竭力攻擊中國政治社會的腐敗情形，也是取同樣的一種態度」。（「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新文化運動第一個意義是思想解放，革命必須思想解放，思想得到解放，則保守的封建意識可以泯除，革命纔可以勝利。但是，辛亥年的革命，只是民族革命部分的成功，所謂民權，民生問題，還未解決。中山先生對於新文化運動曾經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攔其餘，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

，固然寫意，縱然不幸作了人家的「刀下鬼」，那也不失為壯烈的人生！

時殺，自從上海北平接二連三的發生以後，在國內便轟動一時；到上海發覺了有人以暗殺作營業的祕密，不但有「虧心事」的，有身價的，感覺不安，就是赤裸裸的窮光蛋，也人人自危，屢，到底是殺神值年呵！

最後要講到「屠殺」了，那是多麼可怕的兩個字！然而「可怕」到底沒用，甚且增加屠殺者的膽氣，不是嗎？帝國主義者洋槍大砲對弱小民族的屠殺，軍閥對無產的勤勞大眾的屠殺，那鮮紅的肉，那髒髒的骨，那血泊，那腥風，那，那真可怕！可是，這也並非是完全沒有意義，所以，殺罷，你們握有洋槍大砲的使用權的人們！——到底屠殺的意義是什麼呢？！

帝國主義者需要若干人作爪牙，需要若干千萬人做奴隸，軍閥也是如此，它需要若干鷹犬，更需要若干千萬被它剝奪享受的綿羊般的羣衆，主人們，對於奴隸！綿羊，論理，誰都不肯隨便要它們的命，然而，當他們不馴良，甚至要反抗的時候，自然，那就非屠殺不可了，因此，就很清楚的說明，有屠殺的地方，就是有咆哮了的綿羊和反抗主人的奴隸地方，但奴隸

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續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草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與海外同志募集籌辦印刷機關書」）

新文化運動始於戊戌維新，到民八就更激昂，而且爆發了。在此過程中最進步的思想是：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否認上帝等項，因為孔孟程朱，以及一切傳統的儒家，都是封建社會的擁護者，不打破這種偶像，是不足以言革命的，但這種思想的傳播，須賴文字的宣传，故有文學革命；又在這時代人必須有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哲學思想就應運而生。所以在這時代文學哲學是最受人歡迎的，現時孔孟程朱已被打倒了，一切舊道德亦被摧殘了，但是，舊文化不要了，新文化如何建設呢？這正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社會科學就趁此抬頭了，它是正在萌芽時期。幼稚的可憐，我們又何忍來摧殘呢！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教育是如此，如說文法科的學生造就的太多了，這也不見得。要說中國現在沒有人材，這是事實。若說人材造就的太多了，未免太滑稽，如果這種人材造就的太多了，那真可如孟真先生所說的，非以「焚書坑儒為政綱」不可了（「獨立評論」第九期「教育崩潰之原因」）。如果說中國還無這種真正人材，不知整個的國家，有需要這種人材的時候沒有？須知「人是整個的；當作生財的動物，他是同時受專門職業內的和專門職業外的知識和觀念的支配，社會也是整個的；徒求物質的改造而不求精神和制度的改造，其結果必會連物質亦不能改造。」

綿羊是殺不盡的，而世界未來的新動向，已注定了是綿羊和奴隸要翻身，要掌握世界的所有權，使用權！兇狠的屠殺者呀，你們殺罷，直到最後槍刺指着你們自己的喉嚨的時候！

### 從朱恩德說起

油墨

中國的運動界，關於田徑賽，曾有一個「朱恩德時代」，這個朱恩德在全國，在遠東，頗有些聲名，尤其是在遠東，他曾兩次佔得十項五項的前茅，說起來，總算是替國家增光不少。

曾幾何時，有朋友說他瘋了。

去年冬天，在保定踺見他，那時他精神差不多已經逐漸復原，呢外髦，新呢帽，皮鞋，領帶也繫的怪端端正正的；看去，已不像是個瘋人。他兄弟朱恩魁正在保定培德中學擔任體育。

彷彿是前一個多月罷，突在西單商場踺上他。那時雖不是盛夏，也總是春盡夏來的時分，天氣已經很燥熱了，記得那時是正晌午。見他頭戴一頂舊式小白運動帽，白毛線的大運動衣，黃褲衩，赤着腿。自然，大粒的汗珠不住地滴下，腦袋熱氣騰騰地像剛出蒸籠的一顆大熟饅首。低頭疾走，旁若無人，我看他神色特別，沒敢招呼他。

「教育的目的是教養全人的，教育愈能教養全人，其增加生財的效力愈大……大學的課程很複雜，因為現代的文化是複雜的」（「獨立評論」第四期「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中國的自然科學人材固然缺乏，而社會科學的人材是不是已經過剩？所以我們要有一個通盤的籌劃。現在我敢斷言：如果照着這般片面的救國論者所主張的，勉強實行，結果，不是教育隨了國家破產，便是國家因了教育益瀕於危亡。蔣廷黻先生有一段話說得很好，抄在這裏作一個參考：

「前清同治光緒年間，曾國藩，李鴻章，奕訢，文祥諸人也曾專心專意圖謀中國的物質改造，他們雖然偏重了軍事，但他們也辦輪船，修鐵路，設電線，立紗廠，倘若他們的眼光不是這樣偏狹，倘若他們覺悟了中國的問題是整個現代的問題，那末，中國何得有今天的內亂和外侮？與他們同時但比他們眼光遠大的郭嵩燾，出使倫敦時，曾寫給李鴻章說，「嵩燾所見（日本學生）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為世爵，亦在此學習法律，其戶部尚書思斐葉歐摸至奉使講求經判出入謀畫仿效實行云……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郭嵩燾在那時就能看到日本的留學政策，遠勝於中國的專求造船造廠的政策，這是我們不能佩服的，中國近五十年進步之慢與乎日本近五十年進步之快，一部份就是由教育政策之不同」（「獨立評論」第四期「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所以教育之目的，不專在生財，而其效用自可生財，若專求生財的教育，結果未必能生財，因為教育的功用不是如此簡單的，不想二三十年以前的教育眼光，

隨後我在各關係方面打聽他的消息，中間因為忙和打聽的不得要領，也就擱在一旁了。所擔心的是：怕他又惹什嗎亂子。以後我留心各報的社會新聞，幸而還不曾有過「朱恩德」三字。

華北運動會在青島開會，北平男女選手首途的時候，車上忽然發現了他，（見各報）據說他要去青島觀光，車上的人自然不願意有個瘋人打混，想把他驅逐出車，但因他力大如牛，奈何不得他，云云，這真是笑話，——在各報的記者眼光裡，於是，接連不斷地有他的消息，但至多不過是一種好奇，冷諷的態度，從未有一些同情，可憐他的句子。

依我說朱恩德本身不足以成爲笑話，笑話的是他多男女選手，致力體育至少有十幾年不定，二三十歲的小夥子會怕四十來歲的大力大如牛？看起來是白在運動場廝混了，根本忘掉體育是怎末回事。

朱恩德因爲什嗎瘋？因爲他致力於體育若干年，技巧，理論，均够上乘，但他眼睜睜看見不及他的人反倒位居顯赫，而他却輾轉不得志，他認爲這個社會太不平了，對於他努力的結果，沒有一些相當的報酬，因之愈瘋。

在青島，他見着陳寶泉，他在師大時

復現於今日！

誠然，現在人材都很缺乏。尤其是文科科出來的畢業生沒有出路，徒增大批無業遊民及搗亂份子，但這是果，并非其因。若研究教育問題，不求諸因只求諸果，而即以此作根據，取消某種教育，美其名曰改革教育，客觀的事實上反是有害於整個教育的推進；這種立意非常狹隘，這種設施非常危險！

## 社會科學講座

### 社會進化小史（續）

淑民

#### 3. 古代國家之形成與封建社會

社會制度是適合於經濟發展的上層建築，故氏族共產社會之出現，曾促進了當時經濟發展的過程。但經濟發展的結果，一方面已豐富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內容，而另一方面却孕育着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終于使其走上崩壞的途徑。致使氏族社會瀕於崩潰的主要因子是：

- 一，私有財產制的發生與奴隸使用；
- 二，氏族解體和階級的形成。

在氏族社會內，生產力的發展，致人口激劇增加，社會分工與夫社會組織亦便愈行複雜起來，因而在生產體內，便有所謂族長和博通事理的貴族以及因戰立功的武士等級出現，他們不僅是集團生活中的組織者和勞動的指揮者，而集團內全部財產的處理和食物的分配權，亦完全落於他們之手。當然，在私有制尚在萌芽，而未完全破產之前，此種等級的存在，固無若何嚴重的意義，然其對於私有財產制的實

陳寶泉正任校長，他向陳道：「老師！我還你的文憑吧，我拿了它好幾年也找不着事。」陳寶泉說：「那不怨我呀！」聽衆大笑。（見大公報）

是的，拿了文憑找不着事怎會怨起校長來呢？怨只怨自己腦子簡單，沒認出這個社會根本就是個不平的社會，壓根兒就沒脫出病態。努力體育的選手，祇不過是和給人戲子一般的讓人賞鑒的東西，年老色衰，除了做老闆娘多拉扯幾個小清信人混飯吃外，再沒有什麼出路了。

我們並不是反對田徑賽球賽，反對的是致力於此的人只偏重這一端，忽略了其他，因之，運動選手和給人戲子沒有區別；這反對的是一隻球要十幾元，一雙鞋也要七八元，以致將現在的體育弄成一種只是有開階級的消遣，賞鑒的玩藝兒；尤其反對聚集這戲子伶人在一處，毫費許多國幣，結果祇不過是讓一些人哈哈一樂算完。

現在的中國，不是什嗎太平世界，沒有資格來要這些點綴！沒有餘暇來賞鑒這些「藝術」！

反對體育的藝術化階級化！要求廢除選手制，比賽制！要求體育的大衆化！——尤其是「土體育」和「軍事訓練」！

現上却表現有相當的作用。

勞動效率的增加，開始了剩餘生產物的初步積蓄，而發生物與物交換的事實。這樣，便直接造成了私有財產發生的基本條件，而確立了私有財產制度。私有財產的發生，更完全顛覆了所謂母權，而確立起父權。隨着父權之確立，便發生了與氏族正相對立的家族。家族之發生，一方面使着氏族制度逐漸解體，另一方面則給私有財產制一種保證，益加鞏固了這種制度。

此外，商業日益發達，在許多交通便利而適中的地帶，形成許多物品交換的鎮市，經濟活動的範圍擴大，各民族乃至各種族的人民。常有遷居的事實發生，而逐漸形成種族雜居的局面，氏族制度的牆圍衝破，氏族共產社會的遺跡便一掃而盡。同時原先各種等級的劃分，這時附加上私有財產的內容，一方面形成了富而且貴的富有階級，另一方面形成貧乏墜落的自由民階級，這樣，非富有的氏族的貴族遂完全消滅，新出現了因富而貴的新貴族。國家即開始形成。貴族依賴奴隸勞動，逐漸將一般自由民驅逐於生產的範圍之外，而國家的基礎，即完全建築在奴隸勞動之上。如當時的埃及：腓尼基，巴比倫，希伯來，亞述，波斯，希臘，羅馬等國家都是如此。

根據上面，簡括的敘述，氏族共產社會經過這一段經濟發展的過程，而完全瓦解。同時更有適合於此新的基礎的古代國家之形成。以下我們便來研究古代國家之經濟組織的核心及其特徵。

古代社會經濟生活的特徵，即是一「農業生產與奴隸勞動」。很顯然的，氏族共產社會與古代社會，彼此間經濟生活的差別，並不在於農業生產的本身，

## 文 藝

### 橋頭

簡 祺

「水是非長不可了，水是非長不可了！」

董二爹跟着，走上橋頭——這是他每天早晨照例的工作。藍布大褂，花白頭髮，面部刻着深深的皺紋，說明着由過度的勞動而損壞了的身體。現在已有七十多歲了，每天只有等着他的兒子董年由作短工而得來的錢過活。橋頭上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位老者有經驗的董二爹的，凡是關於天氣的晴雨，河水的漲落，年成的好壞等，董二爹都能給你一個認爲滿意的答覆。

是一個夏日的早晨，天空仍是陰沈沈的，大塊的黑雲慢慢的飛走。微風帶點冷意。被雨天來的雨水洗刷了的垂柳，綠油的，在何身兩旁的堤上密密的排成兩道藩籬，蛇一樣延長下去，漸漸的低了，低了向中間合攏，一直消滅在遠遠的天際。遠遠的有幾點風帆，似走非走的點綴着低落下來的天空。河水呈着黃褐色，急急的流着，打着漩渦，碰到橋下的柱子上，馬上激成浪花，呼呼的響着又流下去多。一

因為氏族社會亦係以農業為中心，而主要的在於用何種的生產方式進行農業。所以我們若撇開了農業，固然無法完全理解古代社會的經濟組織；若撇開了奴隸勞動，亦同樣不能理解古代社會的農業。奴隸勞動，實為古代國家農業的基礎，而這個奴隸制的農業，又是決定其他一切種類的產業的條件。

奴隸制度在氏族社會中即已發生，其唯一的來源是戰爭時所得的俘虜。但是戰爭的事件絕不是直接發生奴隸制度的原因，另外還必須有一個在生產中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勞動力的經濟條件。換句話說，在一切生產的部門中生產的增加，較對於人類勞動力的維持上所必要的生活品，有了裕餘，並需要增加日常的勞動量，於是便需要新的勞動力加入。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奴隸制度才成為可能，否則，奴隸的加多，不但於自身毫無利益，反而要增加維持這些奴隸的生活負擔。

奴隸開始是屬於種族的，但是隨着私有財產制之發生，集團的奴隸制度亦即變為個人的家族的奴隸制度。我們知道，在共產體內因分工的結果，曾發生了貴族，供給奴隸的是戰爭，所以奴隸首先即為貴族所私有，特別是武士貴族。

奴隸的供給主要是戰爭，但除了戰爭之外，還有供給奴隸的方法，就是借款，在借款時不僅借款者的自身，連他的妻子都要當作抵押品，這些借款者結果均變成了奴隸，在希臘，羅馬等國家均有這種事實。

奴隸就是一種活的生產工具，奴隸所有者對於奴隸有生殺予奪之權。當時的商業已經普遍的發展，金屬貨幣已代替了家畜，而成為交換的媒介，奴隸就和商品一樣成了可以買賣的東西。同時商業發展之結果，一方面發生了因少數經商致富的新興的商人階級，另一方面高利貸資本普遍的流行，愈加促進

堆堆的亂草在水面漂着，旋渦把它們打下，但立刻又漂上來。這是長水的微候呢！董二爹手裡拿着烟袋，向後背着，被蓬亂的鬍子遮蓋着的嘴，不住的嘮叨着，走向人羣裡去了：

「長水的漂子落水的沫，水是非長不可的了。」

「啊！董二爹。」

幾個人同時向董二爹點頭，打招呼。這也是幾個每天早晨都到橋頭上來的人。內中有小雜貨店的老板王九，身體胖胖的。趙黑子，永遠提着一隻鳥籠子。好說笑話的王老五。還有幾個年青點的小伙子。董二爹是他們裡面的中心。這一羣，每天早晨聚到這裏，各人報告着昨天得來的新聞，預測今後的天時氣候，有評論，有漫罵，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公眾議場。但這兩天來是破例了，因為兩天來的大雨，把人們完全困在家裏了。真是難過的日子呢！好容易今天早晨才不下了，而天空仍是陰沈沈的。這個不招自開的會議便立刻又開始了。

「媽的總算人們造了孽，連老天爺都和人們做起對來了。這個年頭兒還怎麼過活？眼着麥子要熟了，這一場雨就完了，完全倒，麥粒發了芽，麥熟算是沒希望了。」

了奴隸化的過程。貴族爲要滿足其奢侈品和金錢的慾望，只有擴大生產，而其擴大生產之唯一的方法，即是減低奴隸的生活和擴大奴隸的數目，所以奴隸生活之日益慘苦和其數目之日益增加是相併而行的。當時在希臘五千個典雅人，就有四十六萬人的奴隸，每個人平均有五十人的奴隸，在亞吉比法斯時代，亞迪迦只有兩萬人的市民，就有四十萬人的奴隸。以絕少數的貴族來統馭數目浩大的奴隸，貴族爲防止奴隸的反叛，任意屠殺，幾盡慘苦虐待的能事。

我們曉得，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礎，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動力，乃是生產技術之發展。但是自從有了奴隸勞動之後，生產技術的進步，就逐漸開始停滯了。奴隸完全處於生產工具的地位，以奴隸所負擔的勞動中，當然無法引起何種技術的進步，而奴隸所有者爲要滿足其無限的揮霍，只知虐待奴隸，增加奴隸數目，以擴大生產，更談不到技術的改良。

奴隸被慘苦虐待的結果，死亡率與日俱增，而生產率則與日俱減，同時奴隸供給的來源亦日益減少，奴隸價格使因之而提高。奴隸的源泉竭，農業亦隨之荒廢，農產物的價格也開始騰貴，奴隸的給養當然也不容易了。

在這種生產縮減的情形之下，不僅奴隸制度瀕於破產，而在這種基礎之上的商業和大農業經營，亦勢必均歸破產。所以古代社會最後的羅馬帝國之滅亡，並非由於內部新進力量之興起，而是由於外力的襲擊。

羅馬帝國之滅亡，不是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發展之結果，恰恰相反，而是在生產衰退之下，自然的衰亡，固然這種衰亡尚須藉助於日耳曼族的侵襲。從此，我們已

。唉！」

董二爹首先發言。蓬亂鬍子上下蠕動着，把煙袋使勁塞到嘴裡，然後打火石，把發了火的火絨放在煙鍋裡，使勁的吸着，吐出的白煙馬上消散在涼風中。

「天還陰着呢！還下不下有老天爺知道。方才我聽見賣玉瓜的老江說，南窪的地都淹了，水有半尺深呢！河裏的水還不住的長。這叫他的媽的什麼年頭？蝗虫才過去又要鬧水災了，日子算過不成啦！」

趙黑子露着滿嘴黃牙，右手向前伸着，是高了喉嚨說下去。白翎鳥在左手捏着的籠中嗚嗚的叫。

「鬧水災也好，算是豐收小魚罷，實在沒東西吃了，就喂王八去吧！反正土匪餓來不了啦，大隊的官兵更不用說，汽車路倒省的修了呢！」

好說笑話的王老五又開腔了：說的別人哭不得笑不得。

董二爹要說什麼，嘴唇才一動，又不知爲什麼吞回去了。幾個人暫時的無言。董二爹的煙袋抽的支支的抖，橋下的水聲更响了。橋旁深入水中的標尺，又縮短了五寸，左邊河灘上的禾苗，已經浸在水中，僅僅把一寸多長的尖露出水面，被急流沖得不住的顫動着。

足說明：第一，奴隸勞動制已走到了絕境，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第二，古代社會的國家制度雖告終結，而經濟的下層基礎（技術）却未發生若何變動。適合於這種條件便繼羅馬帝國而發生了新的國家，新的社會制度——封建制度。

當時的社會狀況極為複雜，各部份經濟發展的程度亦極不均衡。當時有：一，立脚於奴隸制度的羅馬帝國的本土，二，還沒有衝破氏族制度限界的羅馬領土，三，在氏族最高階段的蠻族。蠻族的侵入，即將這些領土都統一起來，一方面將羅馬的領土以及羅馬的奴隸以慘苦的壓榨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便形成了組織更加嚴密的統治形式。

古代社會在文化上雖有不少的供獻，而其國家的奴隸制度仍不免是一種畸形的發展，所以從中並沒有產生出一種更較進步的社會制度。而封建制度則是歷史發展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封建制度下的「農奴」，雖不比古代社會的奴隸的狀況優越多少，而却走上了經濟發展的正軌。

封建制度與古代國家的主要不同點，只是在將作為生產基礎的奴隸制度消滅，而以半奴隸式的農奴制度相代替。

封建制度是一種政治制度。同時也是一種經濟制度。封建制度一名詞，係從「封土」二字而來，「封土」的意義是掌握大宗土地產業的特殊形式。皇帝賜予封建諸侯以土地，在這種土地上的農民，經濟上政治上都應歸於封建諸侯的掌握。所以「封土」是國家的政治單位，也是封建社會中「諸侯」與「農民」生產關係的最高級。

「今年是一龍治水，雨水準得不小啊！不僅麥熟算是白過，就是秋莊稼也得玩完！去年河東的口子門還沒有堵好，水一漲便淹了莊稼了！」

當董二爹一陣咳嗽之後，終於發言了。

「事兒就是這個樣，鬧水也不過苦了咱們這一號的人們，人家王舉人家就不怕，不但不怕，他還得益呢！水來了，雖然把他們的莊稼淹了，但是糧價可要漲了呢！誰能知道他家有多少存糧？反正他非等到糧價漲的無法再漲了的時候，才大車的向外拉糧食呢！」

小雜貨店的老板王九，擺動着胖胖的身子說了一大套之後，向河裏使勁吐了一口吐沫。

「前天我向他借一斗糧食種，他把大眼一瞪。從鼻子裏哼出個沒有，便轉身走了。咱村裏一家家的全都窮了！只有他家一天的富起來。但是有錢的人們都有點可惡，每年碰見交不上地租子的，不是打就是罵，再利害點便要交官。你說可惡不可惡！」

一個皮膚黑黑的小伙子，揮着拳頭，大聲的說。

「不用着急，他把咱村的人們欺服得總算夠受了，如果今年再開水的話，咱們就一齊找他去借糧食，不然就得給他個厲

濟單位。諸侯與農民的關係，正如皇帝與諸侯和大諸侯與小諸侯的政治關係一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切土地盡屬於「王」，「封土」的事實當然無所謂土地的買賣。耕種土地的人，盡是「王」的臣僕，故一切均須受王的指揮和奴役，而處於半奴隸的地位。被封的諸侯不但是其封土範圍內政治的統治者，而且是其經濟的統治者。諸侯以及大小地主，都是武士，貴族被皇帝分封的結果，他們霸佔了大量的土地，奴役着農民去爲他們耕種，而此時的農民却不是處於奴隸的地位，多是一種半奴隸的形式——農奴，農奴與奴隸的差別即在於他除了以徭役的形式爲諸侯與地主工作之外，還可耕作其自己些小土地，故就爲諸侯與地主工作方面說，完全是一種奴隸，但就其自行耕作方面說，則又是一種自由民。依據經濟學的眼光看來，這種不負其生活責任的農奴制比純粹的奴隸制度，對於奴役者是有利的，反之農奴雖有相當肉體上的自由，而其生活的慘苦無保障將更甚於所謂奴隸時代。

封建時代的經濟生活，是一種閉關自守的自足經濟，極少與外部發生交換的關係。生產力的發展，人口逐漸增加，相形之下便感覺到耕地的缺乏，原始的農業形式——遷移的耕種法即逐漸消滅，而形成小的村落，便由所謂「剷除」的農業，一變而爲永久田地的耕種了。隨着這種土地耕種的變遷而發生了農村公社的組織。公社除了每年必須向諸侯繳納貢稅之外，公社的剩餘生產品，亦恒被諸侯所掠奪。諸侯對於公社這種剷除，使農民經濟感到莫大的恐慌。公社既負有收集貢稅的責任，勢必開始壓迫農民，督促其工作。所以這種剷除的結果，一方面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農民日趨貧困，他們被迫無路只得走向

害着！

又是董二爹的聲音。顯然是被惹怒了，火燃燒着，抑鬱了多年的言語便一氣傾瀉出來了，生了鏗的眼中閃着光輝。

「對！」幾個人同時發出了一個「對」字。

細雨又開始了，水面上不斷的現出了無數的圓圈，但立時又消滅在激流中。

橋頭上冷清清的已經沒有一個人影。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晴。

一九三三，六，二十，寫於故鄉。

懷 蛋 (續)

害羞

麥姑兩隻眼睛顧不過來的看，手不住地翻。翻了一本又一本，但祇是圖畫片看的時間久些。

委英寫着寫着抬起頭來望一望麥姑，想搭訕幾句話，但想一想又無話可講，像是一到家的時候和她說盡了，可是分明記得也沒多說什麼嗎，何況人家在那裡正看書，自己寫自己信好了。

信紙是打通州帶來的，信也是給通州寫，第一行開始的地方是空着。

我已安抵鄉間。

這裡空氣特別緊張，離這裡十三里的大梁莊村子前幾天被日本兵全都屠殺乾淨，嚇得當時便想仍回通州去。我的幼友

王侯告貸，待無力還債，便以身爲質，便逐漸淪於奴隸和半奴隸的地位。

隨着經濟的發展和諸侯慾望的增高，工商業亦日漸發達。封建社會初期的商業仍是一種掠奪的性質，諸侯恒以掠奪的形式取消自己國內的生產品去與外國的生產品相交換以滿足自己的需要。以這種商業經過了很久的時間才漸次轉變到和平商業，而發生了所謂商人階級。但是這種商人的本身亦正和以前的諸侯一樣，仍半帶掠奪的性質，真正的和平商業，又不知經過了多久的時間後才開始。商業發展的結果，形成了所謂富商階級。他們不僅以商會的形式釐訂商品價格而壟斷商業，並與手工業者行會組織相聯合，逐漸操縱了市政的管理。

這個新的工商業階級，即是封建社會中之新的力量，未有的歷史使命之偉大的擔當者。

## 大眾 議場

### 回鄉雜記

唐仁

作者是鄉下人，雖然半生來有一半是住在都市，但並不敢忘掉自己家鄉的窮困。在都市發財發够了的人到更大的都市或甚至到海外去享樂，家鄉是任其被兵燹或匪劫或災荒連年或捐稅苛擾或疫病橫行的。以往鄉間有錢的人現在因爲上述的原因都跑到都市來避難或享樂，於是留在鄉村的就只有那些覺得「窮家難捨，熱土難離」的老百姓了。作者每次回家總是抱着深重的隱痛，好像是從夢境回到現實，從僞飾的我返回到純真的我，想要切實去走向前的路，想要奮發，想要振作！「力與願

麥姑的親戚全死了，只有她的一個表兄叫「復蛋」的逃出來。

——我想最近能和我家裡人一同搬的縣城裡邊去，這鄉下實在太危險；頂好是搬在通州去，那夠多合適？只是這種空想連做夢都不及。

「學校裡情形望你當告訴我，因爲心煩，再不能多寫，好在不久的將來，便回通州去，那時再詳談吧，」

——祝你永久……

寫到這裡又抬起頭來望一望麥姑，見麥姑仍在翻着，看着，一些「良友」，「時代」等等圖書雜誌已被她翻掉一大半了。然後，接着寫下「愛我」兩個字。下面署了「英妹」兩字，第一行空白的地方用了極迅速的筆畫寫了「松哥」兩字，使急急地向吃墨紙紙了按，折起來，壓在書下。

掠一掠覆在額上的短髮，露出深紅暈的頰，配着多水質的眼睛，像是偷偷摸摸做了什麼背人的事，有些不敢告人的嬌羞。對着麥姑微笑了笑，麥姑仍然翻着看書，一些不覺得。秀英的笑容馬上又掀起，接着，又像有點悵悵；這悵悵分明是因爲這封情書裡太缺乏熱情的句子，回來不要被誤會了。

「達」恐怕是人生成爲悲劇的一大原因，也恐怕是人生之所以永久是愁苦的吧！拯救自己的弟兄，拯救自己的同類，乃是有生之倫共同的願望，而感到自己無能爲力時又該是如何的愁苦呵！作者以以上的心情寫了這邊的幾段話：

在作者回家的路上所見最傷心的事是兩次遇到五十歲以上的老孀鋤地的事情，有一次是一個老孀同一年不過只滿十歲的小孩正匍匐在田中鋤地。真是「老少不堪」！我問：「爲什麼你倆鋤地呢？家裡沒有大人（意思就是壯年男子）嗎？」回答是：「家裏沒人，這年頭兒又僱不起人，不這麼慢慢的鋤怎麼辦呢！」鋤地是農事中最費力的工作，比都市中之拉洋車還要費力。都市中的人不是見慣老頭與小孩拉洋車了嗎？然而我當時傷心了，幾乎淌下眼淚，我好像覺得這就是「農村破產」！離家不遠時，接我回家的我的弟弟指着一塊很大很好而尚未鋤過的地說：「這是口家的地，又沒有吃兒，又掏不起工錢，今年這地恐怕要荒了」。我心裡想中國這幾年荒了的地又豈只這一塊呢？即使是都荒了，不是可以向美國借棉麥嗎？

我在路上問我弟弟家鄉一切的情形。我家的東隣負債的情形在我去年寒假回家時是知道一點的。他家於去年春間借了五十元的債，利息是月利三分。去年年底他本利都無力歸還，於是就將利作本合成六十元，改成月利五分，於十月期滿時本利歸還，不准早還。他家本只有地十畝，人口倒有十數口，雖有三個壯丁力作，但在好年景時本已拮据不堪，在這年頭兒負這樣的債實在是難乎其難了。他家的家長於過年時對我說：「這一下子就要了我們的命了！」我問我弟弟他家現在的情形如何，我弟弟說：「前幾天他家東借西湊湊到幾十元要還這筆債，債主說還不到十個月不肯收，要還就必須拿十個月的利息，所以債還是沒有還，現在他家已經有好幾

天哪，這真難死人。聽麥姑說的多害怕，離這裡只十幾里地哩，讓我怎末寫下去了，想着，剛要去拿那封信再讀一次，麥姑已經說話：

「二姐，你聽這個！是真的嗎？」

「秀英止了手看去，是一個郎靜山的美術攝影，大模特兒，點一點頭：

「是真的，你瞧多夠派兒！健康美。咳，不羞死人，光着身子讓人照像。」

「那怕什麼？妳聽我這個像片。」

說着，打開手提箱，從裏邊找出一張穿着游泳衣照的像片，還有松也在一塊兒。沒敢望外拿。

「喲，二姐也這末開通。」

「像我這樣的，在學校哩可了不得哩，大妹妹你要也上我們學校裡去，保準第一。憑妳這個胳膊這個腿兒，好好練習幾個月，上北平，上南京，全國運動會裡奪個第一……」

「二姐，妳看這也是真的嗎？」

「不是真的，那是電影上假裝的。」

「誰去那末瞎瘋去？」

「喲，你看國難這末嚴重，要想報仇，除非練強了身子給日本鬼子拚命。男的

個月不買鹽吃了，只是弄一點鹹菜湯和菜吃。」在這裡不免要令人喊「仁人君子……」，但是仁人君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於是又不免想起南京國民政府之「農村復興委員會」以及聽得正熱的救濟農村的計劃，然而「天高皇帝遠」「遠水」又在那裡呢？

我每次回到家鄉於聽到每一個家鄉父老問過「回來啦？」一句話之後，總是聽到極關心的關於國家政治的問題，尤其是打仗不打，治與亂的問題。這種問題在我覺得是極難答覆的問題，而又是義不容辭不能不答覆的問題。比如打仗，這幾年來中國何年何月何日沒有戰事呢？把打仗的實情告訴他們又怕使他們太灰心，一點都不告訴他們又覺得良心上不安，於是對於「外邊現在打仗沒有？」這一類的問題就只有答以「打仗的地方離咱們這裡很遠，北京（我們鄉間還是叫北京）現在很平安……」。於是關於江南剿匪，四川對打一類的話就可以避免不談了。關於日本侵略東北四省，今春在長城各口與日本抗戰的情形他們從小販口中是知道一點的，但是他們除隱約中怕日本到來（在這裡我可以指明我的家鄉是河北省某縣）以外，他們還是有「救死之不暇」的感覺的。

從去年冬間我的家鄉最普遍而最使農村生活感覺痛苦的情形就是「沒有錢」，糧價跌落到以前百分之二十還是難不出去，借錢借不到，賣地沒人要，而油鹽必須買，錢糧必須納，捐稅必須繳。近來各地捐稅的增多是人人知道的。我回家時聽村長說恐怕下一次派出去的捐就很難納了。現在鄉村中的每一個人的腦海中差不多都有這樣一個疑問：「錢到那裡去了？」作者也時時刻刻估記着這個問題：「錢到那裏去了？」

是人，女的也是人，我在學校裡有好多男生打不過我哩！怎末說我們瘋？

——妳說的天好聽，難道打日本還用着咱們嗎？

——雖然用不着上前線，當看護，救傷兵總可以辦的到。擴大宣傳，勸戒戚朋友對日經濟絕交，不買日本貨，這都是女人做得來的呀！

麥姑聽不懂這個那個，回家的道上，總是想着傻蛋表哥。誰都說他傻，他一點不傻，自幼兒便沒和我吵過一回嘴，我怎麼欺服他他都不惱，到現在，還是那樣，對方才二姐說過她勸她的男朋友當義勇軍，她也當看護，我回去也勸傻蛋當兵，什嗎國難他不懂，我也不懂，就是自己的爸爸媽媽讓人殺了得報仇；房驢人燒了得報仇；……對，當兵升了官我便讓

他娶了去。……想到這裡麥姑臉紅了。

（未完）

編輯者——大眾評論社

通信處——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轉交  
訂閱處——大眾評論社  
保定倉門口門牌十六號轉  
交大眾評論社

代售處——各縣各書局

定價——零售每份二分半年十八期  
零角全年三十六期八角郵  
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